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 盛夏坑塘的記憶

楊衛中

我的老家是豫東平原上的一個普通村莊。村中央有一所小學，小學的西邊是村裡的坑塘，面積不大，村裡的人們都習慣叫它「大坑」。大坑的水面是翡翠一樣的綠色，就像一塊被揉皺的碧玉，溫潤而有質感。離開家鄉多年，每每想起，我的心裡卻不自覺地泛起了陣陣漣漪。

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，老家的生活條件還很艱苦。炎炎夏日，驕陽似火，酷暑難耐，家裡沒有空調和電扇，這時，坑塘便成為村民們納涼、休憩的好去處，也變成孩子們的遊樂天堂。

清晨，坑水格外清澈，明明白亮的，給村莊增添了不少的靈氣。魚兒探出腦袋，吐著水泡，悠閒地游來游去，還不時地跳出水面，撲通撲通地翻滾著身子，看那濺起的水花，似晶瑩剔透的珍珠，似美麗無瑕的玉墜，展現出潔淨溫潤的美；遠處鴨子、大鵝悠然自得地划水、捕食，身影在天光與塘水間劃出一道道流暢的弧線；坑塘岸邊，村裡的女人們在柳樹下一邊洗衣服一邊嘮家常，歡聲笑語飄蕩在坑塘的上空；形成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。

中午時分，天空懸著火球似的太陽，大人和孩子會循著清涼而來，有的拿著涼席，有的搖著蒲扇，有的端著飯碗，不約而同地來到坑塘邊的柳樹下，或坐或躺，聽著收音機播放的評書，圍在一起玩著撲克牌，還有的談天說地，相互調侃逗樂；困了，就躺在樹下休息，鼾聲伴著蟬鳴，睡得甚是香甜、過癮；小孩子們在大人的帶領下，在水裡開心地玩耍、嬉戲，

# 盛夏溪漂行

吳子悠

那年盛夏，和幾個朋友約著去山裡漂流。聽說那條溪是新開發的，落差大，彎道多，比別處更刺激些。我們年輕，正是尋刺激的年紀，便興沖沖地去了。

到了地方，才知這溪果然不同尋常。兩岸的山，陡得很，一道一道的巖壁，黑沉沉的，把天擠成了一條窄窄的縫。水從峽谷深處衝出來，翻著白浪，嘩嘩地響著，隔著老遠便聽得見。我心裡忽然有些發慌，嘴上卻沒說出來。朋友拍了我的肩膀，笑我膽子小。我也便笑笑，硬著頭皮上了筏子。



#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宓月

646期



徐澄泉，重慶萬州人，現居四川樂山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樂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。出版有《純與不純的風景》《寓言》《一地黃金》《誰能佔卜我的命》等9部詩集。作品入選《中國散文詩一百年大系》《四川百年新詩選》等200多種文學選本。

## 我是一尾逐水而居的魚

1.

我本「成全」，是一尾魚。

岸上的圓滿，擠滿失水的魂靈。

造物主筆尖漏下一滴，成為「泉」，我才筆畫的縫隙裡，嗅到生路。後來，我撞出三門，自名「澄泉」。

岸上人道我求清白，實則是向體內的洪峰，遞了一紙降書。

2.

我懷疑我的胞衣，並非母體的血肉，而是泗水河底那層陰冷的泥沙。

否則，為什麼陸地于我總如浮萍，而水流的托舉，才讓我感到真實？

童年時，我在小水裡捉魚，戲水，指縫間溜走的，分明是那個總想破水而出的自己。

鱗片刮過指腹，寒意至今未褪——那是魚類的祖先，留給我關於嚮往與自由的暗語？

3.

高考那日，暢遊長江。那時的水，不是水，是一張精心佈置的羅網。

它以寬闊誘我深入，令我交出答卷的同時，交出童稚，交出惶恐，交出勇毅。

# 我是一尾逐水而居的魚（組章）

當我嚥下一口混著鐵銹味的江水，我聽見我的鰓部，在空氣中灼灼燃燒。

我徹悟：這副肉身，不過是水寄居的皮囊；而我，注定要在脫水與溺水之間，游完一生。

4.

在嘉陵江，在校園裡，我苦練橫渡之術。

對岸那片婆娑的樹影，就是傳說中的龍門嗎？

我奮力擺尾，劈開的不是波浪，而是無邊的虛妄。

每一次觸岸，都證實那片綠洲並不存在，它只是陽光與水霧共謀，引誘我耗盡精氣，去追逐一個永遠夢著的夢。

5.

康定的折多河啊，你為什麼日夜咆哮？

我藏身于你的雷鳴，在撰寫教案與批改作業的間隙，聽到了自己骨頭和血液的聲音。九年的青春和愛情，陪你流逝，也陪我一同奔湧。

你把冰雪的凜冽灌進我的腹腔，讓我在水裡水外，永葆一方冷靜的心境；不因冰雪凝固而凝固，不因冰雪融化而融化。

可是，再硬的骨頭，也抵不住歲月的磨損；再冷的河水，終須匯入遠方的汪洋。

6.

……直至犍為，面對岷江的浩渺，我才習得生存的真諦：所謂安穩，不過是學會了在激流中閉氣下沉。

我褪去鱗片般的泳衣，披上名為西裝的外殼，將頭顱埋進案牘的淤沙，假裝在深海潛行。偶然對鏡，發現我的眼神，日益混沌，如同這濁浪翻滾的江水——

鏡子裡面晃動的，究竟是歲月的倒影，還是我未曾吐盡的泥沙？

7.

如今，在灩澦洲上岸，我終於明白：我

所追逐的，從來都不是水，而是水的流逝。

看吧，大渡河的「急」功近利，青衣江的故作「清」高，在這古稱「燕渡」的合流處，竟達成了詭異的和解。

范成大曾仰望的峨眉，靜立在我身後；趙熙曾驚起的白鷺，正掠過我的背鰭。

我不學他們吟詩，我只審視水面——那些擴散又收緊的漣漪裡，有沒有宋朝的風雨，晚清的殘月。它們從「成全」流經「成泉」，匯入「澄泉」，在渾濁的時空裡，沉澱出一方清澄。

8.

逝者如斯，而魚影僅僅。

我不再掙扎，不再妄想逆流或是靠岸。

索性鬆開脊椎，卸下偽裝，任由肉身垂直墜落，沉入江心。

原來，「澄」並非剔透見底，而是當我停止擺動尾鰭，水，終於認領了我；我也認領了水。

我們是失散多年的本體與影子，此刻，同歸于寂。

## 研溪濕地：接住都江堰最後一滴水

都江堰養活了成都平原，卻把最後一滴水，輸給井研活命。

這水，是血！是黑龍灘腹腔裡擠出的膽汁，是大佛水庫牙縫中省下的口糧。它從十四萬畝稻菽與橘園間偷渡，經二十七萬人的血脈過濾，碾過石渠乾涸的褶皺，穿過隧洞漫長的盲腸，才踉踉蹌蹌撲進研溪。

研溪濕地攤開兩千六百畝的手掌，接住這口來自上游、以及上游的上游的喘息——像迎接一位千里趕來的親人。

研溪濕地的生命裡，流著多少CC都江堰的血液？算不清。它收下四十九萬立方的哺育，卻向茫溪河交出六百萬立方的償還。這一進一出的賬，算不清。我更算不清，一滴水要碎成多少瓣，才能餵飽這片土地的飢渴。

我只知道：有的水瓣餵給了白鷺的翅膀，撲起漣漪；有的水瓣被粉黛亂子草尖的

# 一壇人間煙火

衛聖

前段時間，父親從老家回來，懷裡抱著一個沉甸甸的罈子，揭開蒙著的塑料布，居然是整整一罈子醃蒜。醃蒜的味道很刺鼻，從車上帶下來時，滿車都是濃烈嗆人的蒜味，放進冰箱的冷藏室裡，其他蔬菜也沾染了這股辛氣，最後索性就放在客廳的茶吧檯上了。我看著這壇醃蒜，記憶的閘門一下子被衝開了。

小時候，我覺得家裡是一個萬物都可醃的世界。除了醃蒜以外，白菜、韭菜、蘿蔔、辣椒，都可以醃製成另一種美食，甚至還有豬肉、雞肉、魚肉等，也都能醃製成為臘味。只是肉類醃一遍就拿去晾曬，蔬菜要用罈子長期封藏。所以，家家戶戶都備著各種大大小小的、高矮胖瘦的罈子。

秋風將起的時候，便是老家女眷們最忙的日子。她們把一個個空罈子洗乾淨、曬通透，盛上半滿的鹽水，隨後便是大顯身手的時候。大白菜排列好、白蘿蔔切成條、辣椒要整只泡，甚至連韭菜都要紮成小捆安排到位，這一道道小菜即將成為全家人冬天的新風味。

從罈子裡掏出的美食，我惦记最深的，還是家裡人醃的雞蛋。

不知道家裡是從哪兒拿到了一大盆黃泥，瀝去碎石雜草，然後在黃泥中加入粗鹽、白酒和涼白開，一遍遍調成稠糊狀。雞蛋挨個在裡面滾一圈，裹滿黃泥後再碼進罈子裡，最後用剩下的黃泥封好壇口，靜靜等待時間的氤氳。

漫長的等待後，開壇便是驚喜。做早餐時，從壇底撈出幾個，在清水裡滾煮。待到剝開青白色的蛋殼，用筷子頭輕輕一戳，那紅得流油的蛋黃便迫不及待地湧了出來。這一口流油的醃蛋，配上一碟小鹹菜，便是我童年記憶中的最隆重的早餐。

可這罈子裡的醃蛋，也不是回回都如意。有時醃製時間太久，或者遇上天氣不好，醃出來的雞蛋鹹得發苦。

我呸呸往外吐，奶奶卻捨不得，就著稀飯，默默嚼完嚥下。她總把醃得恰到好处、油潤綿沙的蛋黃盡數夾到我碗裡，自己啃著夠鹹發硬的蛋白，半點不肯浪費罈子裡耗費心血醃成的吃食。我那時年紀小，只嫌味道過重，不懂一壇醃菜要耗去多少耐心與時節，更不懂老一輩人苦日子裡養成的節儉，每一粒糧食、每一口吃食，都容不得隨意棄棄。

後來我離家求學，許久沒再見過那些摆在屋角的醃菜罈子。如今望著父親千里迢迢捎來的醃蒜，辛辣氣息縈繞鼻尖，恍惚間又看見奶奶蹲在灶台邊封壇封口，指尖沾著黃泥與鹽霜，把一整個秋冬的滋味，都封進粗陶器皿之中。一壇醃物，醃的是食材，也是歲月裡藏不住的惦念與牽掛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